

# 盘古信仰:从上古神话到客家文化空间

——以江西于都县盘古信仰为考察重点

钟俊昆<sup>a</sup>, 田有煌<sup>b</sup>

(赣南师范学院 a.客家研究中心; b.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江西于都县盘古信仰中盘古山、盘古祠、女娲庙等文化遗迹一应俱全,构成完整的盘古信仰体系。盘古帝庙最初功能为始祖神盘古信仰,后来融入作为地方保护神的文官武将、土地神、药王神等神像,并日益融入客家民俗生活,体现客家人的多神信仰内涵,构成客家人多元一体的信仰特色与文化空间。

**关键词:**客家文化;信仰体系;盘古信仰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537(2014)04-0018-03

DOI: 10.13844/j.cnki.jxddxb.2014.04.004

盘古信仰文化遗迹主要集中于河南、广西、广东、浙江、江西等省,具体体现在河南铜柏山、广西来宾、广东乳源、浙江金华、江西赣南等地。

江西的盘古信仰重心在赣南四个县,即上犹县五指峰乡的盘古仙寺、于都县贡江镇的盘古帝庙、于都县盘古山镇的盘古山传说、会昌县筠门岭镇的盘固山寺及龙南县的两座盘古庙。其中于都和龙南的盘古庙都在山下、散处于村落中,会昌的盘固山寺其实仅是发音相同而并不祀盘古,现在仅有上犹盘古仙寺立于山巅巨石之上,有盘古开天劈地的原始意味,而且影响到湘粤闽赣四省,常年香火不断。如果从历史变迁和文化区域空间角度来考察的话,盘古信仰呈现出由上古神话到客家民间信仰,再融汇到客家日常生活中,盘古文化空间呈现出多元性、系统性、变迁性特征。

一、盘古信仰从神话到客家民间信仰的多元性特征

赣南盘古信仰中特色明显的为于都盘古帝庙,它坐落于该县贡江镇长坑村,距县城7公里,该村以叶、李、钟、陈、杨、郭、邓、包等姓为主,约有1000余人。现守庙人为钟张富,60岁,初中文化,

为本村人。

盘古帝庙外在建筑格局不象传统庙宇,倒像个民宅民房,但从内在品质看确定是融佛、道于一体的寺庙。大门上方高挂遒劲大字“盘古帝庙”,当地人又称之为“盘古祠”,或“三元盘古帝庙”。两边有对联:“盘古开天地功昭日月,帝庙贯春秋威震山河。”入门,见柱上有联:“盘古神灵朝朝显,古庙圣祠岁岁荣。”神龛上供奉的盘古神像呈古铜色,袒胸露背、树叶遮体,头上盘有两髻,左右手高举着“日”“月”牌,目视前方,显得镇定安祥,功显四方,其雕像前立着一块“三元盘古大帝合庙文武尊神位”神牌。神轿上书写金粉对联:“天地并参道开乾元兴坤元,神灵首出功溯太始于元始。”指明盘古开天地,乾坤兴日月的神灵性质,“盘古神话是我国颇有影响的开辟神话”<sup>[1]</sup>,从庙宇对联中也可看出这一点。

盘古神像左右则是四位威风凛凛的文官武将分列两旁,左侧乃文官杨太公和乌仙公高参,指的是主管风水的杨公及主管性命的药王。右侧是黄飞虎与红旗将军护驾,再稍右则置放着兵桶,遇有“情况”,则由这两位神灵“指挥”天将神兵去“镇

[收稿日期] 2014-07-10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课题“民俗视野下的客家民间文学”(10JD50)

[作者简介] 钟俊昆(1965-),男,江西上犹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客家文化。

压”。左下方则附祀着土地伯公,“土主兴旺”的红纸条贴在其旁,令人感到客家地区无所不在的土地神灵的护佑功能。可见,庙的性质已由当初单纯的始祖神盘古信仰变为复杂的信仰形式,其中有风水信仰主宅第平安,有药王信仰主子孙兴旺,有土地信仰主丰收,而神治信仰则主一方吉祥。这种复杂的多元化的信仰体系能满足民众的不同精神需求,由此演化为周边岭背、仙下等乡镇五十公里左右的信仰圈。

## 二、盘古文化空间的系统性特征

盘古信仰源于上古盘古神话。于都盘古信仰中除了盘古传说外,还有女娲信仰,构成上古神话传说的比较完整的系统,体现在民间信仰上也构成对应的关系,有比较完整的系统化的信仰体系。

在于都盘古帝庙不远的地方还有盘古山。该山地处现于都县盘古山镇、靖石乡、利村乡交界处,属于九连山的余脉。盘古山镇距于都县城53公里,盘古山主峰屏坑山(原称“龙山”)距于都县城29公里,主峰龙山与龙王山相连,龙山海拔1312米,为于都县的最高峰,龙王山海拔1210米,盘古山西接祁山禄山(海拔1065米),东有贡江支流靖石河和濂江,东南有长龙河。主峰龙山和龙王山并立,一阴一阳,正象征着人类始祖盘古和女娲的形象。而盘古山及邻近的会昌县(汉代属雩都县,雩都有“六县之母”之称,地域范围含今于都、会昌、兴国、瑞金、石城、赣县等)地带有多带盘古字样的古今地名,如盘古山、盘古峰、盘古隘等。会昌县的筠门岭镇盘古山南部有盘古隘、西南有盘古嶂,实与于都盘古山相连之山脉,同属九连山山脉之余脉,这些都使人联想到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炼石补天、造人等上古神话,由此构成对人类始祖的想像。

于都县境内的君山曾立有一座女娲宫,对此南朝刘宋时期的于都人邓德明在其《南康记》中就留下了记载:“君山,翠丽鲜明,遥望若台榭,名曰娲宫,亦曰女姥石山。山去盘固山五十里,上有玉台,方广数十丈,上有自然石室形,风雨之后,景气明静,颇闻山有鼓吹之声。”(《太平御览》卷四十八地部十三南楚诸山)《南康记》还记载:“雩都君山上,有玉台,方广数丈,周回尽是白石柱,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远眺峨峨,乡像羽人之

馆,风雨之后,景气明静,颇闻山上有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舞唱之节。”(《文艺类聚》卷六十二居处部二引《南康记》)这些记载,以及至今流传的民间传说,有关盘古与女娲的传说内涵中,印证了当地民间信仰和民众精神生活中对天地人来源的追问,构成比较完整的文化空间。

盘古神话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死亡与化身主题神话,它表达了我国古代人们对开辟天地万物景仰与崇拜的心理。盘古崇拜风俗把盘古当作是开天地、生乾坤、造人类、产万物的民族始祖而祭祀着。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和后人的认同,盘古即伏羲<sup>[2]</sup>,伏羲画八卦乃至后来形成的易学和道学,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从于都客家地区的上述盘古神话、民间传说、信仰形式来看,可以追寻到客家人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关系,于都的盘古文化空间从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地域分布可以得到较为系统的逻辑解释。

## 三、从客家民间信仰到客家民众生活的变迁性特征

民间信仰会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客家人的移民特点,在应对环境变化中,其精神生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体现在民俗上、民间信仰上呈现出变迁性特征,使神灵崇拜出现叠加性的功能,并不断渗透到客家日常生活中,这也使得盘古信仰成为客家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传盘古帝庙原在雩山,这与传自远古并沿用至清朝末年的雩祭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雩都的得名有直接关系。查同治版《雩都县志》有载:“雩山,在邑壬方,距县四十里。尽十数里之势,磅礴郁积而起,高可摩霄,荷岭诸山,横列其前如屏。是山独露其顶,苍碧之色,高倚蔚蓝,盖邑治望山也。山腰有泉,上世祷雨有验,因名雩山。邑令周颂有《雩山庙记》。”(江西省于都县志编纂办公室重印清代同治版《雩都县志》卷二“山川”,1986年第54页)又查该志“祠庙”部分记载:“雩山庙:邑壬方,距县治四十里。宋淳熙丙午(1186),州守周必正建,以祀雩山之神。必正孙颂,以嘉熙间(1237-1240)宰雩重修,有记。”(江西省于都县志编纂办公室重印同治版《雩都县志》卷五“祠庙”,1986年,第182页)从这两段记载看,雩山庙均以祷雨祈得风调雨顺为功能,并没有盘古信仰成分,

从该志中也未找到有关盘古之事的记载,但在当地却传说自雪山上立了盘古庙之后,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五谷丰登。现在一方面已无从考证盘古庙是否在雪山,另一方面也无从考证盘古帝庙是何时迁至(或始建于)长坑村,但是通过田野调查可知,盘古帝庙的功能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地传说,原来的盘古庙是立在村后半山腰的,坐东北朝西南,庙建好后并没有给当地带来福祉。原来,早先的庙前方有一垌良田,每当庄稼长势正旺时,总有两匹神奇的白马来偷吃禾苗,可奇怪的是人一撵它就看不见了,不过却仍然能听得见马吃禾苗的声音。后来经人点拨,将庙下移了几十米,并且朝向也改为座北朝正南,这一来,那两匹白马果然再也没出来糟蹋庄稼了,从此风调雨顺。从逻辑上推论,盘古信仰是因它有开天劈地性质,当处高山之巅,因祭祀不便而有下移趋向与可能,如果按此线索理解,结合清代同治版《雩都县志》的有关记载,雪山上有盘古庙的可能,也有从雪山上把庙下移重建的可能。这从龙南两座盘古庙处于村落中,当地村民都认为盘古神像均来源于“山上”,从这种传说中可以得到盘古庙从山上向下迁移现象的解释。不过,实地察看于都盘古帝庙,却并没有能在该村后半山腰找到盘古帝庙的遗迹。

在客家地区,盘古信仰与民众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于都盘古帝庙供奉的盘古神的诞辰日是在农历的二月十二日,四乡百姓为盘古过生日,来到庙前杀鸡宰猪、搭台唱戏,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祭拜活动一直要延续十多天。另外,每年的正月十五,附近一些村的长辈会到盘古庙去占卜,询问当年下稻种是宜早还是宜迟;五月初一到端午,附近每个村子都要把盘古神像抬到田野去巡逻,敲锣打鼓的队伍跟在盘古后面摇旗呐喊,祈求“盘古”要保护禾苗顺利开花抽穗,保佑乡亲们有个好收成。盘古帝庙门前有香炉,每逢祭祀时节香火兴盛。与此数十米远的地方是戏台,这是酬神时演戏的地方,娱神的同时更主要地是要娱人。

为了强化盘古帝庙的神性,守庙人说每当节日时,杀猪必须抬到庙前杀才能杀得死,到村里别的地方是杀不死的,所以那时杀猪、割鸡都会来到庙前进行。这有些神秘,我们在对“村里别的地方

杀猪不死”一说存疑,可能出现过此事,也同时出现过在盘古帝庙前能把猪杀死的情况,此后才循例到盘古帝庙前来杀猪祭祀的。在调查中曾就此疑问追问守庙人:“村里割鸡也割不死吗?”这时守庙人沉默良久,笑笑,并不作答。盘古信仰属于道教系统,现有佛教化倾向,但以“三牲祭祀”,与佛教化特点相背,反而有儒家“三献礼”遗风,这在客家人信仰中呈现儒佛道汇流中的悖论与合理并呈的特点,也是客家民间信仰中多元化的实际情形相吻合的。

于都是一个纯客家县,在祭祀始祖神盘古的同时,把客家文化因素也注入其中。“盘古文化空间是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所以其建构的主体是民众。民众在天长日久的祭拜活动中,完成了对这个文化空间的建构。”<sup>[3]</sup>这使得盘古帝庙的神性功能扩大,在日常生活中寄托着保佑人丁、禾谷、六畜的兴旺的神祀愿望。例如,从人丁祈求角度上说,每年的祭祀活动中,首事才有权在神灵前的木梁上悬挂“添丁灯”(客家方言中丁灯同音,添灯意味着添丁,追求人丁兴旺),而新婚后无子者可以在新年后来此“借”灯,待生子后的次年元宵节再来“还”灯,成为祈子报愿的性质,这叫“襁灯”,还需请戏酬谢;此外,有人生病了,也会来此请神保佑;有考上大学的,如村中陈姓子弟前几年考上同济大学、井冈山大学,钟姓子弟考上西南交通大学等,都曾来此谢神还愿。祈求人丁兴旺的同时也主导其平安幸福。这些方面都使盘古信仰的功能呈现出由民间信仰到日常生活文化的变迁性特征。

综上所述,在于都,盘古神话系统中的盘古山、盘古祠、女娲庙一应俱全,构成完整的盘古信仰体系,该体系内同时又注入了客家人的多神信仰内涵,使盘古信仰演化变迁成客家民众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客家人多元一体的信仰特色。

#### 参考文献:

- [1] 陈勤建.越地鸡形盘古神话与太阳信仰[J].民俗研究,1991(1):31-38.
- [2] 韩湖初.闻一多“盘古即伏羲”说难于动摇[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1):46-51.
- [3] 全泰源,等.以民间信仰为核心的文化空间构建——以花都狮岭文化为例[J].文化遗产,2009(1):148-151.

责任编辑:钟晓红